

看水还是水

——《宁波水文化》出刊五十期贺

武晋宁

唐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说，习经开悟有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这个“三段论”式的理论，借山水喻示了佛家参禅的三个阶段。把这个意思引申开去，实际上也概括了人对世界认知的三重境界，也经常被用来表示人生历程的三种状态。

人们对水的认知确有九重境界。第一重：看水只是水。以自然的理念看水，看到的水只是大自然的一种存在，看的只是其自然属性；第二重：看水不是水。以世俗功利的眼光和实用主义的理念看水，看到的是水的物质属性；第三重：看水还是水。在第一第二重境界的基础上，把对水的认知升华到精神层面，看到水的历史文化属性。

只到第一第二重境界的认知不能算错，但第三重境界更深刻一点。如同华为Mate60系列悄悄上架时，有人看到的是一部新款手机，有的人看它不仅仅是一部手机，还是生活品质的体现，表达的是精神，展示的是未来，传递的是历史，镶嵌的是文化。这是同一个道理。

以往我对水的认知有点肤浅，只能勉强处于第二重境界。重塑认知，提升境界，源自与一群人的交往和本刊物的影响。

几年前，“大河奔流君”邀我参加“运河风情·宁波记忆”征文活动，启动仪式在甬江之畔的冰厂跟智智文学馆举行。从这次活动开始，陆续结识了一群懂水的文人学士，并在他们的引领之下慢慢走近了水文化的“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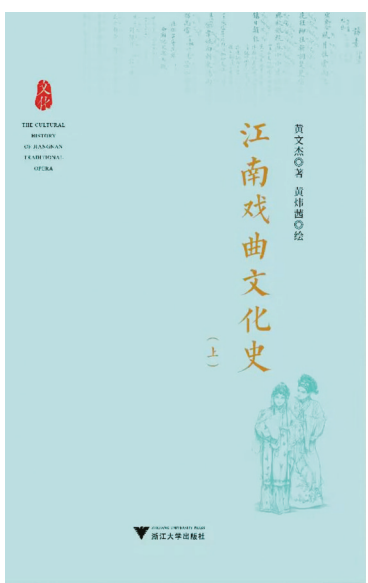
退休之前，我也时不时地给报刊写稿，几十年间零零碎碎地发表过200余篇，但基本是军事方面的，面对的是一个很小众的圈子和独特的人群，干巴巴、硬邦邦的文字没什么文学性、趣味性和可读性。退休后感觉没什么大用就再没碰过。歌手十多年下来，突然发现不会写东西了，“武功”已然全废。

正是参加了这次活动，激活了摇摇笔杆子的兴趣，首次把非军事类文章以征文的方式在《宁波水文化》上变为铅字，并且收获了一个小小的奖项。

宁波好书

江南戏曲与江南文化精神

——评《江南戏曲文化史》



刘士林

江南文化是诗性文化，代表了我国区域文化的最高水准。江南美学和诗性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不只是士大夫文人，还有更为广泛的创造主体，那就是江南的平民阶层；江南文化不仅仅属于书房、园林这样的文化空间，也渗入到乡村、城镇各个角落的民间舞台。

唐宋以降，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农商经济日益成为主体形态，江南地区也从过去如何适应中原文化转向如何推动中原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正如《江南戏曲文化史》的作者黄文杰在书中所说，商品经济是江南众多新兴艺术形式形成、勃发的重要基石，江南城市更多地表现出与近代市民生活甚至是当代消费文化相似的特征；新兴的市民阶层与文人士大夫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成为各类社会活动的接纳者、参与者及观赏者，推动了文



《宁波水文化》(萍儿 摄)

与刊物的第二次交集，源自一次水资源考察。宁波是个水资源不很丰富的城市，尽管当前还能满足各方面用水，但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有可能面临缺水的危机。为寻找出路，我和市政府咨询委几位同事与一群博士一起去了一次被称为“华东水塔”的丽水。主要是看看丽水到底有多少水，丽水人如何节水，如何发展水经济，有无可能成为宁波潜在的引水地。返回后写了个随笔，以《浙南寻水记》为名在“大河奔流”公众号上推送，对宁波开拓水资源提出了一些思路和看法。《宁波水文化》杂志常务主编何良京看到后索稿，精心修改后在杂志上刊发。

自此，与水文化研究会以及他们主办的这个刊物交集不断，先后参加了“走近水工程·领略水文化”，纪念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暨溯源白溪，“水美宁波·大江大河”姚江源、奉化江源纪行等活动。参观了宁波水文化展览馆，去了甬新闻、保丰碑、姚江大坝、白溪水等重点水工程现场，了解了“羽人竞渡”、河姆渡、姚江源、奉化江源、小三江口、对宁波的水文化、水历史、水教育、水文学、水旅游、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水景观、水经济、水工程、水规划、水安全、水健康等一系列概念有了一些了解，对这一群专注于宁波水文化的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在他们的影响下，不断强化了对水文化的感受。又在他们的公众

号上发表过几篇稿件，也陆续在《宁波日报》和《宁波晚报》发表了有关水的稿子。有一次，我提出了正确处理浙东大峡谷水源地保护与适度恢复旅游关系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认同，被何良京主编看成“破题”。

隔行如隔山。在接触刊物之前，我对水文化这个概念不甚了解。有一次研究会组织考察水工程，路上我问水文化研究会会长沈季民：水就是水，水还能形成文化？沈会长不厌其烦地给我详细解释了何为水文化、为什么研究水文化、水文化包括哪些范畴等基本问题。从此启水之蒙、扫水之盲，有豁然开朗之感。

他们对水文化的宣传和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宁波水文化》杂志和同名公众号上。这是一份由中华文化专业委员会指导、水利部门主管、研究会操办的刊物，据说能得到国字号专家委员会认可并指导的地方性刊物凤毛麟角。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份普通的半月刊，其内容相当丰富，研究性、建设性、实用性、文学性、艺术性、故事性、可读性都值得点赞。

它立足浙东地域水文化建设，放眼中华大地8000年水历史水遗产，研究有深度，内容有广度。跳出刊物办刊物，跳出宁波看宁波，跳出水利议水利，为本地水利建设提供了先进文化的支撑。务虚与务实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作用。我觉得在以下几个方面很出彩：

——挖掘、整理、保护、传承水

文化水遗产，使其成为有高辨识度的浙东优秀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代水利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

——组织水文化理论研究，牵头出版了《浙东水利史》《宁波水利文化》《宁波唐宋水利史研究》《宁波水文化概况研究报告》等十多部水文化专著。

——开展水利史、水文化学术交流，参与“浙东地·水利史学术研讨会”“中国大运河跨学科圆桌论坛”研究活动。

——建立水文化教育基地，组织水文化教育培训，收集水文化建设信息，推广普及科学水理论。

——助力水工程、大型湖泊水文化建设。推进保丰碑文化展陈、姚江大坝等水利工程与水文化融合；推进东钱湖唐宋平水古堰及水利公园、压赛堰等水利遗存的保护和提升。

——参与大运河宁波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助力它山堰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这些成就，也是这份杂志区别于一些“只说不做”的纯文学刊物、纯专业刊物的显著特色。一个研究会、一本刊物能做到“又说又做”“敢说敢做”的境界，实属难能可贵。

做文化靠的是人。没有很热心很投入的人来操办，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大可能的。

几年下来，与这个研究会和编辑刊物的人由隔行隔山到熟悉，渐渐被他们的敬业精神深深感染。有几位经常打交道的也成为“朋友+文友”。

这帮人很有号召力，他们与宁波文化界的联系相当广泛，包括许多中国作协会员、各类国字号文学奖获得者，还有曾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当过站长的知名记者，本土报刊及出版界的老总、编辑记者、新媒体人，以及学者、资深教师。凡组织水文化相关活动，只需登高一呼，应者众多。

祝贺《宁波水文化》坚持十年出刊五十期，也祝贺刊物成功培养了一群水文化爱好者，使人们看水的目光由“不是水”渐渐提升至“还是水”的境界。



——挖掘、整理、保护、传承水

荐书

《静中开花》



作者	贾平凹
出版	山东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22年4月

贾平凹的《静中开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游记见闻，在描写景物的同时，作者从中获得了人生感悟。如“在商州的丹江，一个月亮的渡口，一个年轻人真正懂得了渡口——它是人在艰难困苦旅途上的一次短暂的停歇，但短暂的停歇是为了更快地进行新的远征。”在作者笔下，这不仅仅是一个渡口，亦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部分是与人相关的话题。笔触涉及父亲、母亲、女儿以及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而讲述人生在世的情感体验。亲情穿插在文中，平实而饱满。此外，作者还谈到了对读书的一些看法，体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

《聆听父亲》



作者	张大春
出版	文汇出版社
日期	2023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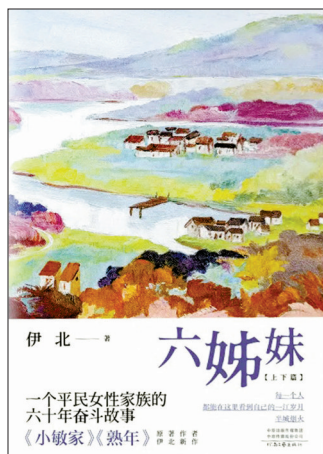
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还有生养他们的那些女性们，父亲们交往的亲友们，于是，一张绵密的网渐渐形成，张家的往事就像一部小型的百年中国史。在阅读展卷中，我恍然而醒，不可以把《聆听父亲》仅仅定义为亲情散文，它的内在是一次寻根式的文化探讨。所以，书中才会出现“奥德修斯的惩罚”，张大春说“它和你爷爷的故事有点儿遥远的关系”。奥德修斯的故事意味着什么呢？那是一次悠长的还乡之旅。

张大春的祖籍是山东济南，《聆听父亲》里有很多笔墨用于描述“清帮”往事，这是一个民间组织的地方保安团体。这些往事里凝结着数代人的追忆和缅怀，在张大春返乡寻亲的数日里，经由五大爷、六大爷等乡人的口述，重新被鲜活地呈现。我们对于故乡总是有着深沉的依恋，故乡不一定是某个地方，它更多的是一种向往和寄托。

这次意外，也触发了张大春对自身的思考。张大春是儿子，也是父亲，他在书中预设了一个倾诉对象——你，即他那尚未出生的儿子，他要把家族的故事讲给他听。在这个承上启下的位置，张大春自然而然地回首往事，想象未来。

要讲述父亲，还要讲述父亲

《六姊妹》



作者	伊北
出版	河南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23年5月

生活就像一团麻，剪不断，理还乱。父母亲往往希望儿女长大后能留在身边，但儿女们常常有一颗叛逆之心。何家荣执意下乡像是对家庭的一种逃离，何家艺的出走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极端。何家欢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她的出走看似因为单相思，实际也是因为想努力挣脱家庭束缚。刘小玲更不用说了，中间有许多年被迫四处逃亡，还搭上了一段莫名其妙的婚姻。老北淮河边的一座寻常小城。何家的故事与那个时代的重男轻女思想有着极深的渊源，夫妇俩一直想生个儿子“争口气”，于是一口气生了何家丽、何家文、何家艺、何家欢、刘小玲、何家喜六个丫头，最终还是没能生出个儿子。而何常胜的“死对头”大老汤生了三个，个个是儿子。就在大家感到何常胜永无出头之日时，却传出大老汤家将有糖屎遗传基因，从大老汤到三个儿子，无一幸免。

大老汤与何常胜的恩怨据说来自上一辈，到头来也没人能理出个虚实是非。大老汤与何常胜有过唯一的合作——这对“死对头”不想因为儿女结成亲家，于是联手拆散了汤家老大和何家长女间的姻缘。

（推荐书友：禾刀）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